

玻璃博物馆

最“易碎”的博物馆

以“玻璃”作为母命题，这座博物馆的一切都在围绕着该命题实践着一个博物馆的全部可能性。

文、采访 | 宋山雨 编辑 | 李子璇 视觉大片摄影 | 神思远



一个 36 摄氏度高温的夏日早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和出租车转乘，终于到了位于宝山的玻璃博物馆，入口处已经几乎站满了人。我向馆长张琳提议带我在展馆走走，他却首先邀请我走进园区内的咖啡店，他说，博物馆是体验，是生活，是精神，远远不只是一个摆放作品的场地，因此配套的咖啡店和商店同样不可潦草敷衍。“用专业的博物馆精神做生活方式整合”，张馆长继续说起他对博物馆的理解。当这一杯咖啡唤起我对穆拉诺岛的骄阳记忆的同时，他遥想起天马行空、野蛮生长的上世纪 90 年代，依托这座玻璃厂做着玻璃工艺品出口贸易的张琳，在那时第一次参观了大英博物馆，拥有一大批玻璃工艺品的他想，“做个博物馆应该蛮有意思的”，为这一个念头，他在建馆之前花了几年时间游历西方世界的成熟博物馆，其中玻璃博物馆就有超过二十座。如今，这座前身是玻璃配件加工厂的国企工业园，转型成为一个巨大并且规模还在增加的私人艺术园区，但最初诱发了博物馆之梦的四百多件工艺品，却在建馆之初就被雪藏在库房。

“一个博物馆该有的样子”是那天我们讨论最多的问题，在中国也许没有哪座博物馆可以像玻璃博物馆一样做出如此全面而系统的解答。这座博物馆以“玻璃”作为母命题，一切都在围绕着该命题实践着一个博物馆的全部可能性。甫一入馆，便踏入了玻璃作为材料的历史故事线，从古埃及法老的琉璃珠到楚王剑鞘，从大教堂的彩绘玻璃残片到清廷鼻烟壶，幽暗的展厅里捕捉了人类文明的吉光片羽。而后，玻璃的功能科普融入童趣的彩色区域，其中援引大量当代文化参考，使得“耐高温玻璃”和“导电玻璃”这样的专业材料也成为艺术爱好者和小朋友们想要一探究竟的题材。一楼的展厅结尾处尤其点题，回到了这座被工业浪潮席卷过的工厂本身，生了锈的加工设备和褪了色的手写单据提醒着观众，这座博物馆从何而来，身处何地。

许多人说，在一件物品被摆在博物馆的那一刻，它和它所属的文明即被宣告死亡，上海玻璃博物馆同样逃不开这条铁律，但如果仅仅是回顾文明的历史，这座博物馆或许会被归为与陈列恐龙骨架的自然博物馆同等类别的科普场所。二楼的永久馆藏于我而言像是一个过渡，如果历史的沉淀构成躯干，玻璃装饰艺术品则是脖子，不可或缺，却也不甚引人注目（为了强调一个美丽的脖子，最好的方式是戴上一条美丽的项链，二楼专为拍照设置的彩虹廊桥在我看来即是此理）。然而脖子自有它的重要意义——支撑脑袋。博物馆的当代性，决定了这座博物馆是消逝文明的水晶棺，还是创造着美术史的无形手。玻璃博物馆与当代艺术家的合作项目，才是玻璃博物馆的大脑所在。玻璃博物馆像一座窑（事实上这里确实有窑），催化



“用专业的博物馆精神
做生活方式整合”。

了当代艺术家与硅的透明结晶的化学反应。“退火”，以玻璃塑形工艺命名的驻留项目是最特别的一个。一道命题作文题，答案却千差万别：有廖斐对于几何形状极限物理性的实验（平坦），有杨心广为文人情绪赋形的九曲回肠（玻璃肠），更有林天苗充满女性力量的高踪绝唱（体·统）。

“诗意的”，策展人 Tilman Thürmer 这样形容玻璃。不只因为它剔透、流动、美好，也因为它脆弱、坚硬却易碎。展览“破碎”（BRKN）作为上海玻璃博物馆七周年年度特展，是它第一次审慎玻璃制品的最终结局——破碎。展览入口处的荧光大字“玻璃——总是会碎的”提醒着你，这是一首给敏感者的悲歌。二十一件展品，用种种方式在物理和心理层面不断强调着一件美好的东西终将破碎那一刻的不安，哀愁，甚至是独特的美感，像是用二十一种语言誊写的同一首诗，于是我在碎玻璃的声音中问 Tilman，这首诗写的是不是他自己？这位不苟言笑的建筑师对我露出一个放松的笑容，说，虽然我们表面上保持中立，但事实的确如此。八年时间，玻璃博物馆已经成为他口中的“我们的公园”，那么这个展览即是他在公园里的自留田。如果你看得足够仔细，你一定可以看见在克制的表象下，一些动人的私人情感。

我并无意为所谓“网红展”申辩，来 BRKN 拍照的人远远多过读展签的人，但就像馆长张琳说的，一个博物馆要吸引年轻观众，“不能光谈很高尚的东西”。一个风靡社交媒体的装置，是务实的；一个寓教于乐的亲子体验，是务实的；一个值得专程造访的餐厅（珂庐），是务实的。展柜的 45° 倒角，是昂贵而务虚的（毕竟只有极少人会认真观察）；开放更多园区吸引艺术家长期入驻，是务虚的（杨福东、刘建华等艺术家将于 2019 年 2 月入驻）；为每次展览出版双语刊物，也是务虚的。一个博物馆的职能，务实与务虚共为唇齿，这一点，张琳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而对于未来的漫漫之路，他却神情自若，“博物馆这种事是可以做一辈子的，而我比别人都有耐心”。







